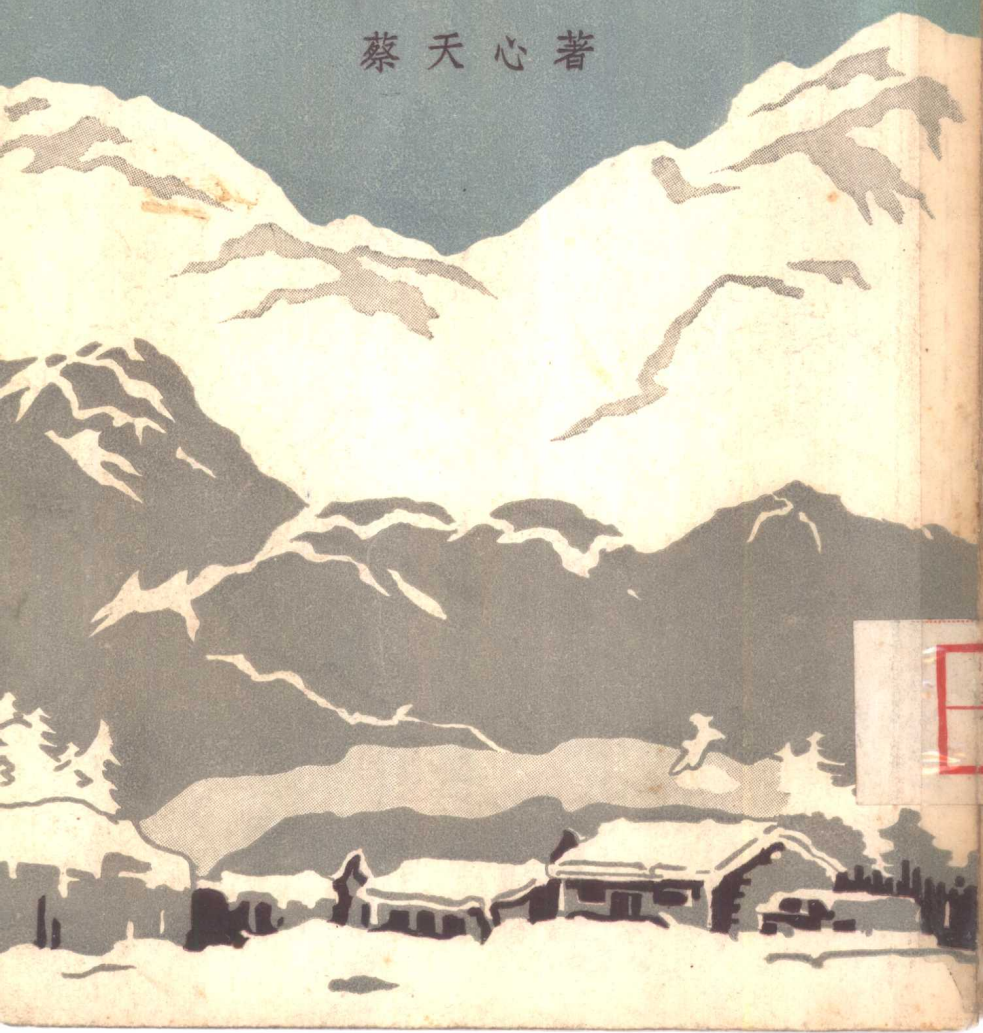


長白山下

蔡天心著

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三個短篇小說，都是描寫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，在共產黨領導下，堅貞不屈地，積極參加與支持抗日聯軍，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惡霸的英勇鬥爭的故事。

『長白山下』，描寫一個農村的共產黨支部書記，把負了重傷的抗日聯軍支隊司令（朝鮮人）隱藏在長白山森林中的地窖子裏。在這個司令的參加和領導下，支部教育黨員，團結羣衆，進行了反對漢奸惡霸的鬥爭，並組織起一支新的抗日隊伍。

『江邊上』是通過一個參加革命後久的青年知識分子——小學教員的親身經歷，表現出中朝人民的共同命運、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團結和友誼。描寫一個朝鮮老人爲了掩護這個小學教員，忍受日本特務的鞭撻；最後又想盡辦法使他脫離被捕的危險，把他送到抗日聯軍的隊伍裏去，參加武裝鬥爭。

『大營村的喜事』，描寫長白山地區的人民，不堪敵偽漢奸的壓迫，在共產黨和抗日聯軍楊靖宇司令派來的人的領導下，藉辦喜事的机会，以送親做掩護，齊集大營村，襲擊民團總部的院子，繳了民團的槍，捉住了總團長和警察署長，爲楊靖宇所領導的第一軍，在柳河突圍後，進入長白山作戰奠定了第一個立腳點。

長 白 山 下

蔡 天 心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上海廣平路一五五號）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642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4 1/8 字數 74,000
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四次印刷

印數 31,041—35,040 定價(6) 0.34 元

目次

長白山下.....	一
江邊上.....	七
大營村的喜事.....	三

長白山下

一 到山林裏去

大片大片的雪花，紛紛地往下落……

小屋外面，一片白茫茫地，看不見山嶺，看不見樹林，看不見封冰的江面……雪包圍了村莊。打開屋門，連大門都看不清，走在街上，連五步遠也看不出。這樣大雪的天氣，住在山溝裏的人管它叫『雀朦眼』的天。因為在這樣日子裏，無論什麼樣的雀鳥，都不能出飛，只好蹲在巢裏挨餓。但，對於隱藏在大林子裏的野獸，這倒是牠們活動最厲害的時候，牠們到處亂竄，尋找食物，有時甚至衝到村上來，因此，在這樣天氣，人很少出門，更不到大林子裏去，一者是怕迷路，迷了路要費很多事才能找回來，二者就是怕被狼吃了。只有楊海青老頭子例外。這老頭子雖然已經五十二歲，但從臉色上看去，很像四十幾歲的人，他的腿腳很靈便，走起路來，差不多的年輕人都攆不上他。這也許是從小爬山越嶺，走路走慣了的緣故。他從燒晚火，剛一落雪的時候，就動手準備，裝了一袋子米，一袋乾菜，還有他前兩天，從臨江城裏，

通過地下關係買來的藥品。裝好了以後，他向外面看了一下，天雖還有點亮，但看那青森森的樣子，估摸着就快眼摸黑了。他不耽心別的，祇耽心着雪落不長。他推開門，站到外邊去，仰起頭來看看天，天是昏沉沉的，一點風也沒有，看樣子半夜以前晴不了。這樣估摸以後，他就趕忙進了屋，揩起了兩隻裝好了的袋子就走。

「爹！你東西都裝好了嗎？」在堂屋裏洗盥的秀珠問，接着她提醒着爹爹說：「帶洋火了沒有呢？」

「唉！你要不提我，我真就把它忘了，」老頭子轉過身來，微笑着對女兒說：「你給我拿一下吧，好孩子！」

「拿幾盒？」秀珠一邊用圍裙擦着手，一邊問，走進裏屋門。

「拿兩盒吧，多了也沒有用，地窖子裏太潮，放日子多了就劃不着了。」

秀珠把洋火盒拿到了他的面前，他又說：

「好孩子，快給我裝在兜裏吧！」

「裝在兜裏不行，還是裝在口袋裏好，你在家都忘記啦，到那就再也沒有人給您提醒啦。……你要照樣帶回來，李叔叔可就要吃生米了。」

「不能，不能，快給我裝進兜裏去吧！別磨牙了，我還要趕路呢！」

「好！」女兒把兩盒洋火往爹的兜裏揣進去，又使勁用手按了一下，因為怕它們掉出來，回手把自己一塊帕子塞上了。她告訴爹說：

「爹！我怕洋火從兜裏露出來，把我的手帕揣在上邊了，你想着給我帶回來，出堡子的時候，可要加小心呵！」

「嗯！」爹答應着，然後又回過頭來，像和女兒開玩笑似的說：

「你沒有別的話要說了嗎？」

「沒有了，爹，你走吧，你可別忘了替我向李叔叔問好呵！」秀珠補充着說。

「我就知道你的話沒說完嘔！」爹說着，扛着兩隻口袋，轉過房山牆，就在雪裏消失了。秀珠頂着雪，站在房山牆的煙囪下面，望着爹走去的影子，望着那逐漸被雪掩埋了的腳印，她心裏想着爹講給她的李叔叔，那個了不起的人，她渴望着看看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，爲什麼日本鬼子會那麼怕他，出那麼多的錢懸賞捉他，而他竟受傷走不了。這樣一個好人，可不能讓日本人捉着呵！她經常爲他擔心。……

這時，她突然想起了爹走時連個迎手的傢什都沒帶，她想路上遇見狼可怎麼好，他要是讓狼吃了，那就連李叔叔他們兩個都完了，爹真是一着忙，什麼都忘了，「應該馬上趕着給他送去！」她想着就連忙跑回屋，從炕簾底下，拿起爹常用的鐵梨木棍子，就跑出房子。幸好

天還沒有黑透，時間還是不長，她翻過後牆，順着爹踩出的脚印，跑上山坡，一直趕了半里多地，才隱隱約約看見了前面的人影，她放大聲音向前面喊：

「爹！你等一下呵！」

聲音在山野裏迴響着，被雪阻隔着，第一聲沒有聽到，等她一連喊了兩聲，老頭子才站住了，接着他就很快地反轉身迎着她走回來。

「你來幹什麼？」當兩個人走得快碰頭的時候，爹像不滿意的問她。

「我來給您送棍子來了，你這回怎麼什麼也不帶就出來了呢？」

「我不怕，李叔叔上次把他的手槍拿給我了，我沒有跟你說，好吧，我要快走啦，家裏沒有人，你趕快回去吧！」

楊海青不等女兒回答，就又抹轉身走了。女兒看着他的影子不見了，才自己個一路走回來，心裏還是繼續不斷的想着李叔叔的一切：『我早晚一定要看見他，看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朝鮮人。……』但，事實上，她心裏想的却不止他一個。

二 吳小鬼的煩惱

同一時間，在堡子西頭一個有土圍牆的院子裏，雪像一張白幕似的把什麼都遮住了。這

是外岔子溝門首戶吳小鬼——吳亨老頭子的住宅。這個老頭子很早就吃過了晚飯。這時正頭朝下躺在東屋裏小老婆的炕上抽煙。他這個人原本是地痞出身，當過警察，開過黑店，來到這個地方就和當時很多土匪頭子發生了關係，他的家裏幾乎變成胡子窩藏的地方。他雖然自己很少直接去參加搶劫，但就這樣坐地分贓也發了大財。他用這劈來的錢買了房子，置了地。在這一帶地方，提起吳亨老頭子，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財主了。錢能通神，他 sometimes 甚至可以把土匪頭子從官府裏買出來。事變以後他又和日本人勾結得很好。因此，儘管地面怎麼改變，什麼官來，什麼官走，對於他都沒有多大影響。只是三個月以前，楊靖宇領着的抗日聯軍，經過這裏的時候把他吓跑了，他像老耗子似的到縣城裏躲避了一個月，後來聽說隊伍拉走了才又回來。日本討伐隊森田支隊長路過這裏時住在他家，知道他曾經當過警察，對他格外褒獎，而且給了他任務，讓他幫助偵察地方上反滿抗日分子活動的情形。老頭子連聲的答應下來，接着就着手搜集他從前的餘黨，組織大團，他自己當團長，由日本人供給武器彈藥，但想不到這烏合之衆，一遇到另一路抗日聯軍，就被包圍起來，一網打盡了。吳小鬼曾因此在日本人面前丟盡了臉，他總想有機會幹出點名堂來挽回面子，可是，哪裏也碰不到這麼個機會。因此，他近來心中總是很煩惱，過嶺西去打楊靖宇的部隊吧，用他手裏剩下來這幾隻破爛槍枝，簡直是拿鵝蛋往石頭上碰。不去打吧，日本鬼子硬說槍在老百姓手裏

不保險，就一定要收回去。他左思右想，心裏不由一陣愁悶，撂下煙槍下了地，推開門走到外面，站在房廊下面吸着紙煙，呆呆的望着漫天飛的大雪……

「何四！在下屋嗎？」

吳小鬼朦朧的向西廂房張望了一眼，然後這麼高聲地問。

「快！你聽，老爺叫你呢！」這是一個妖媚的女人聲音。

「在下房裏沒有啊？」他像不耐煩似的又重複地問了一句。

「在！老爺，我就來！」另一個人用沙啞地像生過楊梅瘡似的嗓音回答，接着過了不到幾秒鐘，就有一個瘦猴的人影，從下屋門口走出來。他穿過昏暗地落着雪的院子，貓着腰向正房跑去，當他剛跨上台階，一抬頭，看見吳亨老頭子瞪着兩隻大牛眼睛站在屋簷下面，心裏不由一悚，連忙像陪不是似的，打千作揖地說：

「老爺！您有啥吩咐啊？」

吳亨老頭子臉上帶着煩悶的表情，向他看了一眼，然後用好像非常不滿意的聲音說：

「你在下屋裏幹什麼呢？吃飽了飯，就在家坐着不嫌悶氣的慌？」

「老爺，我……你有什麼事情，請吩咐！」

「事情不是明擺着呢嗎？還要我天天老是提着耳根子告訴你？」

『是！老爺，可我也沒閑着呀！依我看，咱村子裏興許沒有那樣人，你讓我上哪去找呢？都是老莊稼人，你看他們哪個像幹那個的呀！日本皇軍實在要找，我倒有個主意！咱就挑幾個平常不好生繳租子的人，獻上去，省得三番五次麻煩煩的。這樣一來，老爺也就省心了。』

『你別在我面前胡說八道了，說得容易，挑幾個獻上去，那騙誰呢？你想那樣我們村子裏就真能安定嗎？你這個懶蛋，成天就知道調弄女人，滾！還不給我趕快滾出去！……』

『老爺！這樣大的雪，天又黑了，你讓我上哪去呢？你老要指出一條明道來，我好往前走呵！』何四不停地用手拍打着落在他的領上肩膀上的雪片。

吳小鬼在屋簷下面來回的踱着步子，他想了一會，然後囑咐何四說：

『你馬上到東頭那幾家看看去，特別是楊海青家，你看看這老頭子在不在家，回來報告給我。』

『是，老爺！』何四憋着一肚子怨氣，不滿意地向吳亨老頭子翻了翻眼睛。但當他想到奉吳亨老爺的命到楊海青家去時，他心裏不由地又高興起來：『這回他們可不敢不理我了，若是不理我，我就說吳亨老爺派我來的，那他們一定害怕，說不定也許會……』他一邊想着，一邊轉過身，頭也不回地冒着大雪走出了大門。他那低矮的身子很快埋到雪裏去了。

吳亨老頭子愁悶的低着眉頭，他像一隻惡毒的蛇，眼睛狠狠地望向昏暗的雪陣裏，彷彿企圖從那裏面，發現出什麼他從來沒有發現的隱祕。

三 在地窖子裏

從外岔子溝門往裏走，約莫二三里路遠，就進到有名的長白山的大林子裏了，這古老的森林簡直就是樹海，誰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代。大樹一棵挨着一棵，都長得溜直，你走進去吧，真是無邊無沿，到處都是一個樣，好像永遠也走不到頭。地上堆積着腐爛了的樹葉子，一踩稀爛，沒有走林子經驗的人，一進去就弄得矇頭轉向。特別是在陰天下雨或是落雪的日子，人像走在霧裏，辨別不出來東南西北，越走越矇，以至完全迷失路途。有的甚至弄得精疲力盡，活活地被野獸吃掉。楊海青老頭子是從小就在附近山溝子裏長大的，有着很多穿林子的經驗，譬如：他可以從樹幹和樹枝的長相來辨別方向，可以從風向看天氣的變幻。他時常在大風大雪的日子出來打獵，但從沒有一次丟失過，他在這一帶樹林裏，就像一個領航的舵師，領着船隻航行在他所熟悉的內海裏，他知道那裏有暗礁，必須繞着走過去，不然就會把船碰翻，觸礁沉沒，不然便會擱淺起來。今天晚上，雖然雪落得這樣大，又濃又密，但因為沒有颳風，也沒有撒雪，林子裏還不十分難走。楊海青老頭子一直在大林子裏走着，轉過兩個山灣，

爬過一道大崗，他聽到雪片碰在樹的枝幹上，落到地面上發出沙沙的響聲，間或也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一陣陣悽慘的狼嗥。有時也會在他面前很近的處所，兔子或狐狸被他的腳步聲驚覺了，就突然站起來聳身撒開腿跑走了。老頭子一口氣走了六七里地，最後來到一個有山窪的地方。這山窪，座南朝北，前面被大林子的樹木遮攔着。楊海青老頭子像很熟似的，他走到山窪旁邊，俯下身子，從一叢灌木底下鑽了進去，他在樹底下找到了入口，把扛在肩頭上的米袋子拿下來，掙在胳膊上，就一邊吹着口哨，一邊弓着身子向裏走。

這洞穴般的地窖子裏面是黑濕的。入口處很窄，裏面不遠的地方有一道木板門，楊海青用手在板門上輕輕地敲了兩下，就聽見裏面答應了。『噢！你來啦，門沒關，你使勁一推，就進來了。』楊海青一下子就聽出來，這是被日本鬼子砲彈皮炸傷了的李司令。他隨即用手把板門一推，就跨到裏面去了。

『李司令，你這幾天好些吧！』他說着把東西放在地上，回手掏出一盒火柴，劃着了，照一下那躺在儘裏邊樹枝垛上的人，輕輕地咕囁着說：

『這幾天，寡陰着，藥頭好幾天就買好了，就是雪老下不來，今個可盼下了，我連天黑都沒等就趕忙送來了。』他說着，好像突然記起什麼似的問對方說：

『怎麼？王瑞林不在嗎？』

『王瑞林？』李司令用宏亮的聲音問：『他沒在門口上嗎？』

『沒有呵！』楊海青語氣有點不對了，他緊接着問道：『他到門口去幹什麼呢？』

『這幾天藥沒有了，小王很着急，想趁着下雪時候去找你！』

『找我！我怎麼沒有碰着他呢？』李司令，他腿上那塊傷養好了嗎？』

『他的傷已經養得不大離了，前兩天他就要出去，我怕他年紀輕，惹出麻煩來，一直沒有答應，今下晌剛下雪，他就又要求出去，我沒有答應，他說到門口看看，我告訴他不准走遠。怎的，他……竟自己偷着走掉了。』

『不，李司令！我怕他……在這樣大的林子裏是最容易轉向的，別說這樣下雪天，就是好日子，也要把人轉迷糊的。你說他會上哪裏去呢？』

『他說要到堡子裏去找你，不過，我想沒經過我准許，他是不敢去的。』

『他出去有多大工夫了？』

『不大一會，連半點鐘工夫都沒有。』

『好！我馬上就出去找他。』

楊海青說着，就連忙摸着黑走出地窖子。

外面，雪花照樣落着，到處都是青森森的，除矗立在眼面前的樹幹和雪地，就再也看不見

什麼了。老頭子茫然地向四下張望了一週，就一邊走着一邊在心裏想：『他是不是已經走到堡子裏去了，若是到那一家被人捉住，那就沒個好了……。』尋思到這裏，有些埋怨起李司令來，怎這樣一個老同志，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。他想：果真如此，他應該把李司令掙出來，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，這樣打算着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。心想：馬上轉回地窖子，把他這種意思告訴給李司令，請他拿主意。但一轉念，又想：他一直奔堡子去，無論如何，在這一條溝川裏，他也會碰上的。『不，不能，他一定是走迷糊了，也許因為他腳上的傷剛好，走不動路，在什麼地方摔倒了。』他想要是這樣，那就更糟心了，他要找不着，那就是不凍死，也會被林子裏的野獸吃掉。想到這裏就更着急了。因此，他一邊在雪夜的樹林子裏走着，一邊大聲喊叫：

『王瑞林啊！噢——哦！王瑞林啊！噢——哦……』

喊叫老半天，把嗓子都有點喊啞了，也沒有一點回聲。最後，老頭子感覺有些累了，他想找個什麼地方坐下來休息一會，就在這個當兒，他發現在他面前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模糊的影子，慢慢地移動着向他走來。

『這一定是他。』老頭子熱切的想着，欣喜地用啞了的嗓子喊：『王瑞林啊！啊……』

『啊！』

向前移動的模糊的影子，用微弱的聲音回答着，接着再也看不見了，就像被風吹折了的

樹幹一樣，從地面上摔下去了。

楊海青老頭子三步做成兩步的跑上前去。看見他臉朝下倒在雪地裏了。他沒用分說，馬上彎下腰去，捉住王瑞林的兩隻胳膊，把他揹起來就走。從他的經驗裏，他不止一次的經歷過，一個疲勞過度，或者昏迷過去的人，會很快的在這樣寒冷的雪夜裏凍死。因此他不能儘快地把他揹回地窖子裏去。

四 『你爹哪裏去了？』

一隻腳剛跨上後牆，秀珠就發現自己家的後窗子亮着，她一下子就猜着了這會是個什麼人，因此她趕緊縮回來，把身子蹲了下去，在心裏拿着主意。他！這個全村最有名的壞蛋，今天乘他爹不在，突然跑到他們家裏來，秀珠猜想他的來意，也許又是爲了那次他托人來說的那件事。但，爹不在家，怎樣對付他呢？想了半天，拿不定主意，最後決定到離她家不遠的王二孀家去，讓她陪她一同回家。

當她敲開王二孀家的門，把何四一個人跑到她屋子裏去的這件事說給她聽時，王二孀是個怕事的人，起先不敢管。坐在旁邊的王二叔一聽就氣火了，他鼓動着二孀說：『你這個人，人家大侄女來找你，你個四十來歲的大老娘們怕什麼，你跟她去，看他到底能怎麼的？我隨

後就來。』

這一說，王二孀的膽子就有點壯起來了！她走下地找了個包袱皮披在頭上，就一路跟着秀珠走過來，她們在屋門口和何四打了個照面，他大概聽見院子的腳步聲才到屋門口上來的。

『你到哪裏去啦？秀珠！』何四劈頭向着秀珠問。

『你管我到哪裏去了呢？我到哪干你什麼事？人家裏沒有人，你鑽進屋子裏來幹什麼？』

『我是隨便問一問！你，何必這樣呢？閒着沒事出來溜躑躑躑，到你們屋子裏沒有人，我想人都上哪去了？等了半天你也沒回來，我想沒有人我反不好走了，我又怕丟了東西，因此我就坐在這裏給你們看起家來了。』

『你給看家？我還信不着你呢。』

『你信不着什麼呢？我這麼大個人，白給你們看屋子，你進門連個謝都不道，還瞪起眼睛來，這不是把好心當做驢肝肺！』

『好心，謝謝你這分好心，驢肝肺，這可是你自己說的……』秀珠十分憤恨地怒罵着說。何四被這一罵，似乎有點不好意思起來，但他還是覷着老臉，故意裝做不在乎的樣子，抹